

刊校德孔



第五五期

二十四年四月十日
北平孔德學校出版



兒 童 自 由 畫

幼稚園——

1. 安桓桓
2. 王必龍
3. 程平生
4. 劉士蘭

二年級——

萬景華

三年級——

1. 李希義
2. 程振聲

一年級——

- 劉孝昭： 天晴又晴…………… 1
王憲妹： 雨中行…………… 1-3
陳四維： 遊江…………… 3

二年級——

- 吳修恬： 遊天然博物院…………… 4
李志和： 春天的風景…………… 4
王立芳： 遊天然博物院…………… 5

三年級——

- 卜秀琴： 小貓和小狗…………… 6
林應鼎： 旅行記…………… 6-7
李希義： 桃花和梅花的爭論…………… 7-8
沈 兌： 花…………… 8

四年級——

- 李 同： 早春的桃花…………… 9
蘇慧孫： 我的一隻筆…………… 9-10

王時霖： 關於燈…………… 10-11

常鑑石： 我的自傳…………… 11-13

五年級——

王必璠： 春季旅行記…………… 14-15

郭亨嘉： 說作文…………… 15-16

周謹芳： 一首詩…………… 16-18

章 淹： 晚禱…………… 19-20

六年級——

方仁慶： 狂風…………… 21

梅紅嬌： 春假旅行記…………… 22-26

石應容： 春假旅行記…………… 27-30

張孝沅： 魚…………… 30-31

王一民： 一個可憐的小雞雛…………… 31-32

七年級——

王 華： 桃花時節…………… 33-34

吳敬明： 老人…………… 34-36

周謹予： 在溫泉中學的第一夜…… 36-38

黃瑞賢： 在溫泉中學的第一夜…… 38-40

八年級——

羅佩玉： 哥哥的病…… 41-42

九年級——

蘇翼孫： 遊仙人洞…… 43-47

王琰芳： 小貓…… 47-50

文和新： 石榴花…… 50-56

~~~~~  
 隔牆紀念……周作人…… 57-52

希臘神話……佐治·攷克斯…… 63-37

#### (四) 姬利尼

幾個問題的我見……黃繼植…… 67-7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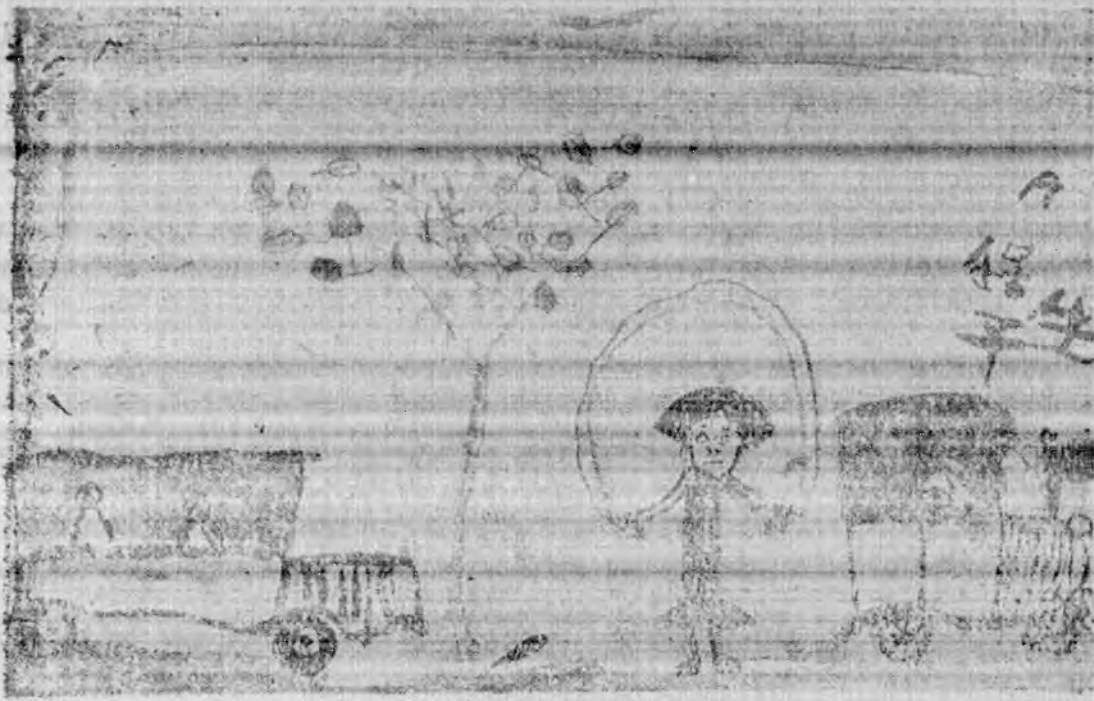
畢業同學消息



安 桓 桓 幼 稚 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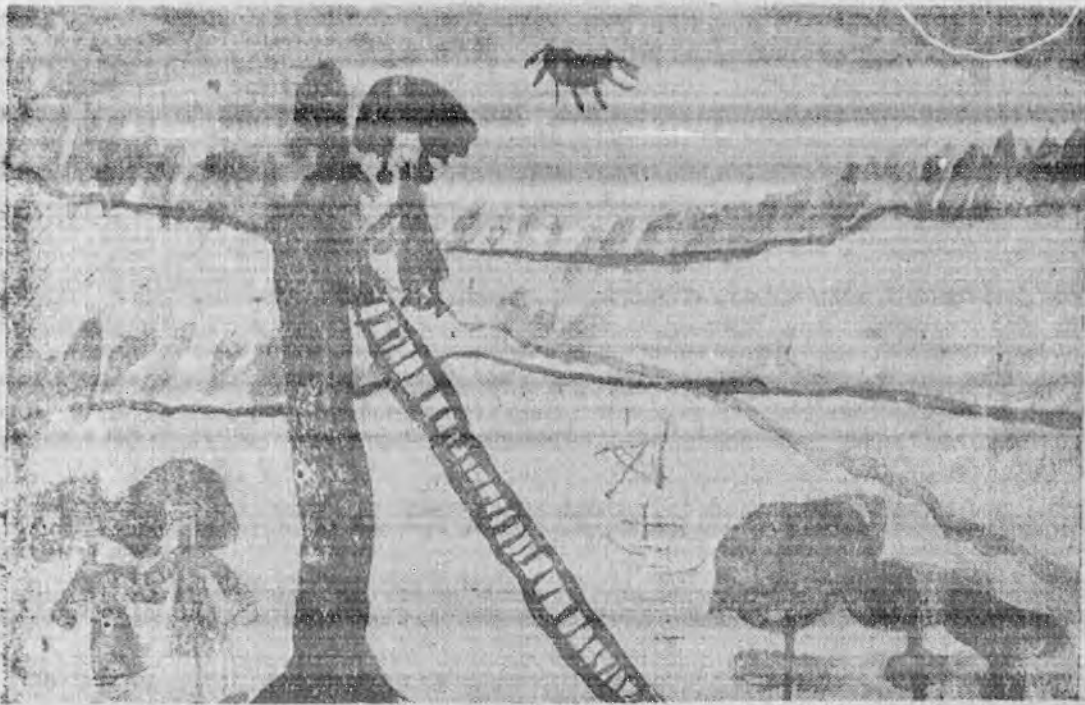


王 必 龍 幼 稚 園



程平生

幼稚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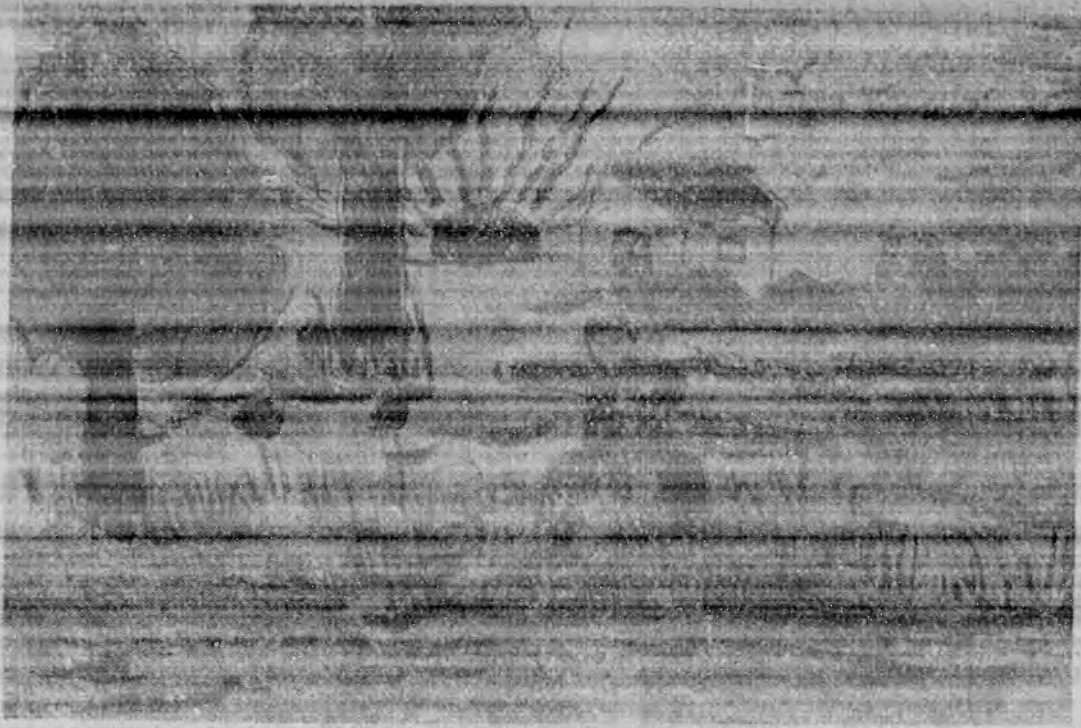


劉士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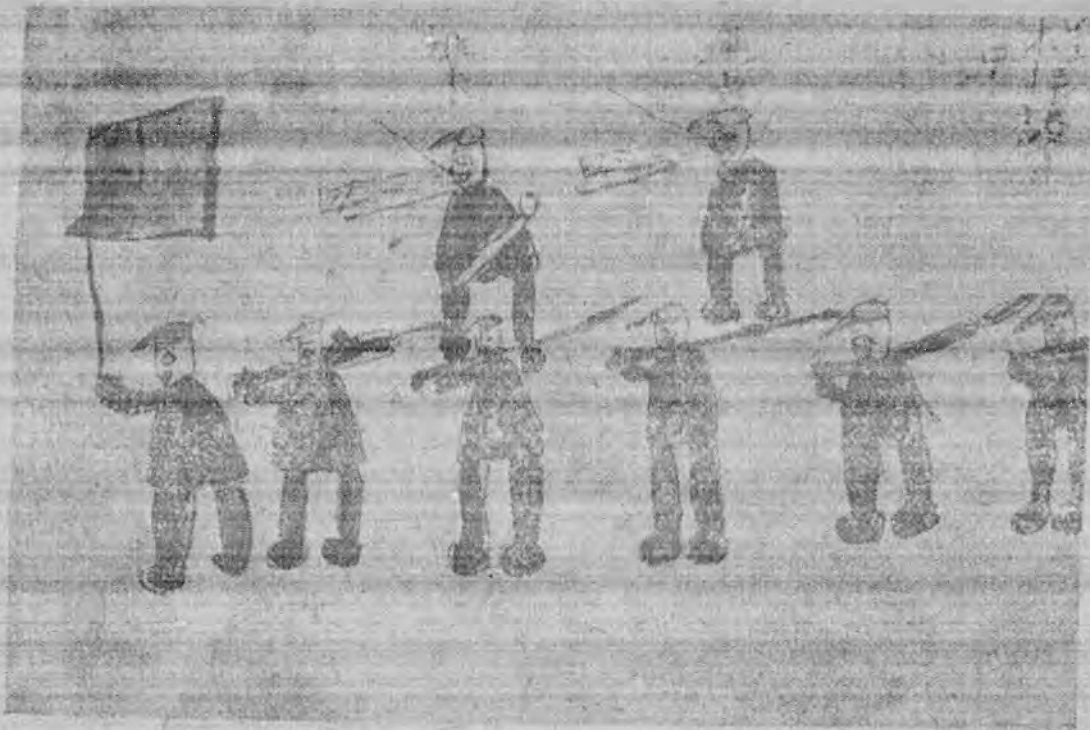
幼稚園



萬景華 二年級



李希義 三年級



程振聲 三年級

天 野 玩 文 明

劉孝昭，一年級。

我們 ㄉㄨㄥ 天 野 玩 文 明。我們看見老虎和 ㄉㄨㄥ 子很是 ㄉㄨㄥ。還看見一隻 ㄉㄨㄥ 的 ㄉㄨㄥ 五 ㄉㄨㄥ 牛。後來我們又到那邊去 ㄉㄨㄥ ㄉㄨㄥ。我很愛看的。玩一會兒我們又去 ㄉㄨㄥ 小 ㄉㄨㄥ 子，非常地有 ㄉㄨㄥ ㄉㄨㄥ！我們還 ㄉㄨㄥ 見火雞，黃鳥和 ㄉㄨㄥ 也很好玩的。還有小魚在池裏，大 ㄉㄨㄥ 魚在 ㄉㄨㄥ 本 ㄉㄨㄥ 也很好看 ㄉㄨㄥ！我們又在 ㄉㄨㄥ 園玩了一會，吃 ㄉㄨㄥ 東西。先生吹 ㄉㄨㄥ，我們就 ㄉㄨㄥ ㄉㄨㄥ，先生 ㄉㄨㄥ 我們回來了。

ㄉㄨㄥ ㄉㄨㄥ

王憲鈺，一年級。

有三 ㄉㄨㄥ 弟，他們三個人都是 ㄉㄨㄥ ㄉㄨㄥ

1日，一天三個人說：我們ㄅㄩㄣˇ ㄅㄩㄣˇ ㄆㄨㄣˊ 的ㄓㄩ
 ㄆㄩˊ 好。他們都說：好 ㄅㄩˊ；大哥說：西邊
 有一個ㄋㄩㄥˋ，ㄅㄩˊ 個ㄋㄩㄥˋ ㄉㄨㄥˋ 天《ㄒㄩˊ ㄅㄩㄣˇ，
 我們ㄉㄨㄥˋ ㄉㄨㄥˋ 看那個ㄅㄩㄣˇ 上的字，甚麼 1日
 ㄆㄨㄣˊ，他們都說：好 ㄅㄩˊ。到了晚上，大哥說：
 我先去上 ㄅㄩˊ 個ㄋㄩㄥˋ 問問字的 1日 ㄆㄨㄣˊ 去。
 到了 ㄅㄩˊ ㄋㄩㄥˋ 門口，一ㄑㄩㄥˋ 門，老ㄉㄨㄥˋ ㄆㄨㄣˊ 叫
 小ㄉㄨㄥˋ ㄆㄨㄣˊ 去開門，小ㄉㄨㄥˋ ㄆㄨㄣˊ 就去開門。大哥
 說：你們ㄉㄨㄥˋ 天不是《ㄒㄩˊ ㄅㄩㄣˇ ㄋㄩˊ？ㄅㄩㄣˇ 上
 是甚麼 ㄆㄨㄣˊ 的字？小ㄉㄨㄥˋ ㄆㄨㄣˊ 說：ㄅㄨˊ ㄆㄨㄣˊ 的。
 大哥回去了，二哥又來ㄑㄩㄥˋ 門，小ㄉㄨㄥˋ ㄆㄨㄣˊ 又
 來開門，二哥說：你們不是ㄉㄨㄥˋ 天《ㄒㄩˊ ㄅㄩㄣˇ
 ㄋㄩˊ？小ㄉㄨㄥˋ ㄆㄨㄣˊ 說：是 1日，二哥說：ㄅㄩㄣˇ 上
 是甚麼 ㄆㄨㄣˊ 的字？小ㄉㄨㄥˋ ㄆㄨㄣˊ 說：ㄉㄨㄣˊ ㄆㄨㄣˊ 的
 字。二哥回去了。三哥又來ㄑㄩㄥˋ 門，小ㄉㄨㄥˋ
 ㄆㄨㄣˊ 又來開門。三哥問小ㄉㄨㄥˋ ㄆㄨㄣˊ 你們ㄋㄩㄥˋ 裏
 ㄉㄨㄥˋ 天不是《ㄒㄩˊ ㄅㄩㄣˇ ㄋㄩˊ？小ㄉㄨㄥˋ ㄆㄨㄣˊ 說：是
 1日。三哥問小ㄉㄨㄥˋ ㄆㄨㄣˊ ㄅㄩㄣˇ 上是什麼 ㄆㄨㄣˊ 的
 字？小ㄉㄨㄥˋ ㄆㄨㄣˊ 說：紅ㄆㄨㄣˊ 的字，三哥回去了。

到了ㄉㄨㄥˋ 天他們就都來了，大哥說：是

如P的，二哥說：如P的。三哥說：紅P的，小P說：我們的P還沒掛3Y！他們三人聽了很害TIX。

如 TIX

陳四維，一年級。

我們很《X TIX 如 TIX》，今年四月六日，我們許多小朋友如 TIX X P L U。在 X P L U 裏看見大 TIX，P 看見老虎，X，P 有五 TIX X 的牛，山羊。又看見了許多 TIX 花，TIX 花。真是《X TIX》，到了一 P X L 才回來了。

遊天然博物院

吳儋語，二年級。

我們去行天然博物院，看見許多東西，有的是活的，有的是死的。活的東西，我看見大象，我還看見五脚牛。還看見雞和鳥和猴子，狼。死的東西看見老虎，還看見許多蛇。後來，我們就走了。走到一個地方，吃完了就回去了。

春天的風景

李志和，二年級。

春天的風景是多麼好啊！花草都一齊長起。蟲兒和鳥兒都一齊從窠裏飛出來。樹木的葉子也從焦黃變成碧綠。春天是多麼快樂啊！

遊天然博物院

王立芳，二年級。

我們步行到天然博物院裏去，看見許多動物，也有死的。我們還看見一個大的象，大的虎，大的雞。還有小的狼，小的鳥，還有小的花草。我們看見這許多動物和花草，小鳥，很是有趣。還有五條的牛。我們看完了這許多東西，就回到學校裏去。到了校裏，就回家了。

小貓和小狗

卜秀琴，三年級。

我家養了一隻貓和一隻狗，有生人來小狗便汪汪的叫。小貓會捉老鼠。有一天，小貓從房上下來，小狗便跑到小貓的身後，咬住牠的尾巴。小貓回頭用牠那尖利的爪，抓了牠一下，小狗還不灰心，又爬到牠的背脊上扒着，小貓便厭着牠走。牠們天天總打。昨天忽然小貓丟了，小狗也不能和牠玩了。

旅 行 記

林應鼎，三年級。

四月八日（星期一），早上七點鐘，我們在學校聚齊，預備到頤和園去旅行。出城後看見許多田地，像地毯似的鋪在地上，綠油油的

很是好看。到了頤和園，走到裏面，爬了一會山，又到河邊去，看見碧綠的水，非常好看。走到石舫，我們沒有上去，也不知道上面有什麼東西，但是下面和真船一樣，非常好玩。又走了一會，肚子覺着有點餓了，因來的時候已快到正午了，就到排雲殿前吃點心。吃完點心，又到後山去玩，見紅紅綠綠的野花野草，異常好看。繞過後山，到諧趣園，在河邊沖小紙船玩了好久。又到十七孔橋玩了一會，就坐汽車回來了。

桃花和梅花的爭論

李希義，三年級。

一個院子裏，有幾棵桃花和梅花。自春天以來，牠們開了許多美麗的花，每天院主給牠們澆水，捉蟲，加肥料，爲了這樣的栽培，開出來的花也十分不錯，很受人們贊美。有一天，牠倆在爭論誰的花開的好。梅花說：『我開的

花又紅又大，誰也沒有我美麗。』桃花搶着說：『你開的花不及我的鮮豔。』牠們爭論得很利害。野草勸牠們不要爭，牠們也不聽。忽然院主拿了一把大剪刀把梅花都剪下來插在花瓶裏了。幾天以後，梅花都乾枯了。桃花很喜歡的說，自己運好。不料過了不久，桃花也謝了。院主把牠的花瓣掃成一堆弄走了。

花

沈 兌，三年級。

我的家裏有丁香花，桃花，榆葉梅，蝴蝶花，還有許多的草本花。這許多花放在院子裏花香很濃，看着很是美麗。我家有四隻小貓，很是淘氣，牠們常常在蝴蝶花上打滾，有時候還把花咬壞了。有一天，我採了許多丁香花插在花瓶裏。姐姐說：『再不要採了！因為你採下來過一兩天就謝了；不採，牠還可以開許多天呢。』我說：『以後不採花了。』

早春的桃花

李 同，四年級。

冬末春初之交，別種花剛露出很小的蓓蕾來，但早春的桃花，却已經盛開了。

春風微微地吹來，桃花在風中顫着，向着行人點點頭，好像在那裏行鞠躬禮。

桃樹梢在風中飄蕩着，同時桃花也茂盛地開着，這個春天的景象，更引起了人們心中的愉快。

到了真正是明媚的春天到了的時候，別種花的蓓蕾都漸漸地增大起來，那早春的桃花，却早已開謝了。

我的一隻筆

蘇慧孫，四年級。

我有一隻身子粗，頭兒小的筆，每日差不

多我都用牠；但是牠非常的可惡，每當我一用到牠的時候，牠老是不好用。所以每次都是氣得我把牠拋到一邊去不用牠了。

有一次，一個別人用了牠，後來那人對我說，『你這筆怎這樣的不好用呀？』我說，『這是頭小身子粗的緣故。我再替你找一隻用用吧。』於是我就替他找了一隻，他去用了還是不好用。

我便又給他了一隻小身子的筆。

從此以後我便不用這隻筆了，我把那隻筆燒了。

關 于 「燈」

王時霖，四年級。

每一到太陽落下去的時候，天上的顏色就要變成灰黑的了，那時候月亮雖然出來，看着比什麼燈都亮，可是地球很大，月亮離得很遠，本來自己就不會發光，太陽照在月球上面

反射出來的，自然比白天黑得多。在這時候家家都點上了燈，不管做什麼事都得在那很小的燈光下。

燈是有許多種的，從前是用豆油攪在碗裏來點，是很不亮的。現在發明了電燈，汽油燈，都是很亮的。在電燈沒發明的時候，還都用油燈，愛迪生發明電燈的時候，費了不少的心力，快要成功的時候，連飯也不願吃了。有了電燈的現在，街上也在點着電燈，鋪子裏也用了電燈，又方便又亮，慢慢電燈越來越多，也要便宜了。

燈是給人晚上做事的，不過窮人們點不起電燈，他們的油燈點一會兒就要生很多的黑煙。現在說起最好最便利的燈就是電燈了。

我和孔德的關係

常錫石，四年級。

我是民國十四年五月十七日生在中國的北

平嵩祝寺五號。

生我的那天是舊曆乙丑年四月二十五日，據人說那天是一個最好的日子，尤其早晨八九點鐘生我的那個候，是那天最好的一個時辰。並且那年孔德學校的週年紀念就是那天開的。

我的父親是北京大學畢業的學生，也是孔德學校的教員。我的母親也是方巾巷孔德學校的學生，還有我的從兄也是孔德中學的學生。我們一家人跟孔德學校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當我五歲的時候我就上孔德學校的幼稚班。因為我小的時候吃我母親的不大好的奶的原故，身體太弱，就在幼稚班裏玩了兩年，民國二十年，我才到一年級去讀書。那一年我是七歲，從一年級起一年一年的，直到現在我已經到了四年級。

我現在一想：這一年一年的真是快極了，也有趣極了。從幼稚班起遇見了很多的好先生，一直到現在所教我讀書的先生們，都是很和氣和很耐心地教我讀書。我每一想起來都是很想念的，而且他們都值得我終身不忘的。

我想：我願意在孔德學校讀書，一直讀下去，五年級，六年級……慢慢的到九年級，我還捨不得離開我們的孔德學校，尤其是捨不得我的和氣的先生和可愛的同學們！

二四，四，一。

春季旅行記

王必璠，五年級。

那天早上，我很快活，因為是學校到城外去旅行的日子。五點多鐘我就起來了。到了學校，才六點多鐘。那時我們班上一個人也沒有，我就獨自在操場站着。一會章淹來了，不久大家都來了，就排隊上汽車到萬壽山去。

到了萬壽山一個人發了一個優待學界的黃票，我就交給章淹母親給我收着，我們進了大門，往後湖的泉水處去看，水倒是很乾淨，這泉水是從上面流下來的。別的學校有些學生在那裏洗手，我們看了一會就走了。來到了一座亭子裏，週圍就是昆明湖，好些人站在石上撈螺螄玩。後來掉下了兩個人，可是身子只濕了半段。我們又走了，到龍王廟去穿地洞；玩了許多時候又去到十七孔橋和排雲殿。在那吃了點心，又在那照了像，才到前山去玩。到了石

船那裏，找不到龐先生，大家都叫起來了。

後來找到了龐先生，並看見一個學生在前山坡上掉了下來，把腿摔壞了，頭也破了，不能走動。後來來了兩位女的，她們會揉，給他揉了一會，到好了些，她們就走了。先生就叫木匠把那位同學抬到燕京大學那裏揉去。去後，過了一會，有人說他的腿倒被揉腫了，坐馬車回家去了。我們又繼續上前山上去玩，玩了許久。

又到後山去。那後湖的水，在那慢慢的流着，山上的花開着，真是有趣。我們就去爬山，可是到了四時，就要回去，所以我們就繞了一個大灣，趕快回去了。

說 作 文

郭亨嘉，五年級。

作文之重要，就在這「作」字，你要不作，那裏來的文呢？作文得要沉下心去，你沉不下心作的亂七八糟，那末這篇文，就不叫文

了。作文也不要太短，比如說，你作一篇文就說「小貓吃了魚」，這也不成文。作文也得合乎情理，比如說，你的題目是「夏天」，你所寫的人物都穿上皮襪了，家家屋子都是白色屋頂，這便文不對題了。

作文有二條件：一要有墨，二要有紙和筆。墨，筆，紙，都沒有，這也不能作文的。

作文得要靜時作，院中有人在那叫，剛一想起，一叫又忘了。

作文也別吃來西，一面作一面吃，一定是作不成文的。

一 首 詩

周謹芳，五年級。

太陽漸漸收了他金黃的光線，現出一片美麗的紅霞，和風輕輕拂面，花香撲鼻吹來，使人不得不陶醉在這絢爛的美景中。

家中人都沈沈的睡着了，只剩我和明妹二

人在院中玩賞我們以前壓在書裏的花。忽然明妹囁道：「五姐：一首詩，一首詩。」我回頭看見明妹手裏拿着一張白紙，鋼筆字，上面寫着：『紀念父親週年作』，中間是：

玉梨似的雪花兒，

輕輕的，

翩翩的飄來，

飄到「幸福者」的樂園，

飛到「不幸者」的心府，

更悲慘是——

雪神啊！

我們沈淪在人間的苦海，

已經一年了，

能有什麼好的影子，

不模糊的，

印在我的腦海，

.....

呼呼的北風，

陣陣的，

源源的吹來了，

吹到「天之驕子」的田園，
奏着歡樂的歌調，
吹過「落魄者」的心靈，
不停的，
如送來「惆悵」與「徬徨」。

風神啊！

我們……孤弱的一羣，
失去了嚴愛的父親的教誨，
已經一年了，
目前，無際的，
慘淡的時光，
將來怎樣掙扎？

.....

下面是「莊贈」，原來這首詩是莊姐前三年作的，於是前三年家中悲淒的情形立刻便現在我的腦海，我的淚便如泉水一般的滴在這首詩上。

晚 禱

章 淹 / 五年級 ·

四野靜寂無聲，一輪明月高升入天空，天暗了，大地上顯着半明不明的。

教堂的鐘響了，引起人們發生一種幽幽的說不出的感覺。那時的一切多麼美呀：淡淡的一片雲中，懸着明月，非常的清朗。地上的小溪靜靜的，慢慢的流着；遠遠的幾株樹，顯出世上的一切靜寂與幽雅。

一所小小的住宅，一間小小房屋中，這時被月光照的非常明亮，她慢慢的，很真心的在禱告着，這時她是在作晚禱呢。

她這時正靜靜的做着晚禱，她把她的整個的人，交給上帝了，她是一個無倚無靠的很能幹的人。

她小時是富家的小姐，她們姊妹三人，她行二，她們三姊妹中，她妹妹長的頂美麗，也

頂聰明，不過她的心非常的惡。她的姐姐也聰明，做事也能幹，可是她的脾氣很壞。她呢，她長的不算美，但聰明是聰明的，脾氣也好，不過做事慢些。

現在她姐姐已故去了，父親是在她十六歲那年死的。她的妹妹和妹夫都在國外，而自己又是一個獨身主義者。

她信仰上帝，皈依宗教，所以她每天都要禱告。

更深了，人靜了，她將禱告作完，便去睡了。

地上仍是一些動靜沒有，吹來一陣風，吹得樹搖了幾搖，這時的月光被黑雲遮上了，一會，又出現了。

狂 風

方仁慶，六年級。

一天的黃昏時候，我坐在燈下看着姊妹花（一本偵探小說），心裏想着：『這真奇怪，怎麼會是愛達殺的呢？那麼她自己怎麼又會受傷呢？……』我的眼離開了書本，想着。忽然房門響了一下，我吓了一跳，因為屋裏一個人也沒有，我害怕極了，一會門又響了，可是又沒有人進來，我這時太害怕了，不知是什麼東西來推門，我還以為是小偷呢。可是再仔細一聽，並不是小偷，是風先生嘍。

風越來越大了。因為屋裏沒人，風又這麼大，我害怕極了，沒法子，只好丟了書，去睡覺，走到院子裏，這風就好像要吃我似的，一直的撲到我身上來。我慌張的往屋裏跑去，跑到屋裏，便鑽進被裏，可是外邊狂風的怒吼，還是使我的心忐忑不寧呢。

春假旅行記

梅紅嬌 / 六年級 ·

(未出發以前)

在旅行的前一天，我就同F友去可可商店買餅乾，糖菓等，買完後，兩人便分路回家了。我一到家，就找籐籃，找到後，就叫張媽拿去洗，洗乾了，我把一樣樣的東西向籃裡裝的時候，忽聽趙媽叫了一聲：「小姐，妳還不吃呢？老太爺，老太太，太太他們都吃了。快點吧！」我懶洋洋的答了一句：「就去。」但是不行，母親又在催我快去吃飯。我只得去了，到了飯廳，我匆匆的吃了一碗，就跑出來了。又去整理我旅行的食物，整理完了，什麼也做不下去，只希望着趕快天黑。但是這樣的想，好像加倍的慢。便打定了一個主意，去找F，S一齊上中山公園去。在那裏玩了一會，倒是好像加倍的快，夜漸漸深入人間了，我們

三人就分手回家。我到了家，吃了晚飯，遂快樂的就寢了。

夜漸漸的深了，皎潔的明月，已透進窗來，我那時還沒有入睡，我只想早上去旅行，是怎樣的快樂。抬頭看天已經微明了，我便爬起床來，穿上了衣裳，把張媽叫醒，叫她打臉水，洗漱後，我就叫張媽叫一輛車，到南池子緞庫，到了那S已經走了，我就立刻趕到學校。到了學校，大家都上了車，我便找S所坐的車是那輛，但S早在等着我了。我上了車，一看，F還沒有來，我便對S說：「喂！F還沒來呢？怎辦？車要開了。」S回答道：「對了，她再不來，車開了，就不能去了。」剛說完，見F坐着洋車從對面走來，我倆就從窗口伸出頭去，叫道：「F，快點吧！」她就快快的跑來。上車不到一刻的工夫，車就開了。

（出發後）

汽車開的真快，經過東華門，北池子……，一直走出了西直門。到了城外，那窄小彎曲高低不平的小道上時，我們坐在汽車裏顛上

顛下的，好像耍把戲似的。

從車窗向外望，一片田疇都發苗了，襯着遠遠的青山，城外的風景真是令我羨慕呵！

（黑龍潭）

車仍舊不住的前進，到了黑龍潭，車便停住了，上黑龍潭去旅行才沒意思呢，我這正樣想着。J先生說：「咱們下去，上黑龍潭玩一會就走。」於是我們三人一齊答應了一聲：「好吧！」我們就進去了，唉！有什麼好玩的，只去看看罷了。一會我們就坐上我們來時的汽車往溫泉開去了。

（騎驢逛響堂）

到溫泉中學，約十一點的光景，我們放好東西，問P先生何時吃飯，他說有一點多的光景才吃飯呢。有幾位先生主張騎驢子，於是我們便騎驢子往響堂去了。進去後，各處看看，照了幾幅像，又騎了驢子回去。

（爬金山）

我們聽許多人說金山上有一個汽水公司，這時我們爬山爬得很渴，爲了解渴，就努力前

進，好容易走到了汽水公司。忽見M從喝汽水的房裏跑出來，說：「我已經喝足了汽水。」我們聽了就立刻跑到喝汽水房裏去。一個叫，「給我們來一瓶殺蟲的」；一個叫，「我要一瓶櫻桃的」；……………亂七八糟的叫喊着。我接過了汽水，通通的喝了一氣，我用六分錢的代價買了一個空瓶子，我裝了一瓶金山汽水公司製汽水的水。我們就往前進，我們幾個人（一位J先生，J先生的外甥，三個朋友和我一共六人）一同尋泉水的根源。走至中途，忽然M不知向何處去了，我們就同聲的叫他（M），但是不聽見他的回音，我們就不管他了。我們仍舊前進，後來我們也不尋泉水的根源了，也上那比較平的地走，但是我們學校的人一個人也看不見他們的影子，我們又怕又驚的努力向前走，我們怕走錯了路，想問人，但是沒有一個人。好容易碰到了一個人（大約是做工的人吧），我們問他這條路是往何處去的。他說：「是往妙峯山去的路。」我們聽了，個個都嘆了一口氣，說：「白走了這些路！」我們只好

折回走另外的一條路，終於到了中法大學第三農場。看見先生和同學們全在這裏，我們就趕緊往裏邊走，走進了一個院子。那裏有三棵盛開的白玉蘭，非常可愛：我們每人向主人要了一朵白玉蘭花，個個都很快樂。我們拍了一張像片，又玩了一會，就走出來下山往大覺寺去了。

(歸途)

到了大覺寺我們看了許多佛，又拍了幾幅像片，玩了會就走了。半途上，汽車停了，我以為車出毛病了呢；但聽J先生說：「我們上溫泉去玩會吧！啊！原來停在此地玩。進了溫泉村，那里有一個溫泉，J先生（體育J先生）用桶汲了一桶泉水，我們都喝了一杯。J先生說：「我一人把這桶泉水喝完了。」我們大家說：「喝水桶。」說着大家都出來乘車返校了。

春假旅行記

石應容 / 六年級 ·

在四月四日兒童節那天早上在學校開會，約十一點散會。方，梅她兩人去買旅行時吃的東西，因我家中替我已買好了，下午我們三個人又去公園，很晚才回家，把旅行的東西歸置好，準備明日好去。

四月五日，旅行的日子到了，我早上起身，大約才有五點半多，但我到校已六點三刻了，我到教室去，門關着，到辦公室去，門也關着。後來我往小學部走時，正遇着張敏才先生，還有一個張先生的外甥。到了小學部辦公室，又遇着了潘先生。一問才知要提早，所以我同張先生和她的外甥打乒乓球，走時我們也不知道，幸有中學部的聽差去叫我們，梅，方都沒有來呢！那時要把我急壞了，我一急梅紅嬌就來了。她就說：「我到石應容家去找她，

她家老媽子，她早就走了，我想去方仁慶家去找她，又怕晚了，所以跑着來了。」說完了時，方仁慶也到胡同口了。

汽車要開了，同學都到齊了，只有陸紹贊沒有到，一輛一輛的開過去，我們的車還不開走，等到開過兩輛，好容易我們的車才動了。直等我們的汽車開到城門，那時又開過了一輛，又走了幾里，全都開過去了，我們排頭，尙未走完。潘先生說：「要到黑龍潭了。」

張敏才先生說：「不知道下來不。」

潘先生說：「隨他們，要站就站。」到底下去玩了一會。上汽車不多時，轉眼之間到了溫泉中學了。

大家都下了車，中學部的學生和小學部在溫泉住的學生，都去安置好地方，我們就到溫泉中學去，由陳秀先先生，叫聽差的開了辦公室的門，開了之後進去時，大家都坐好了，一看，只有四個本校學生和張先生的外甥，其餘的都是本校的先生。陳先生叫聽差泡了茶，大家喝了茶，就出去玩，問潘先生何時吃飯，潘

先生說：「還有兩個鐘頭。」所以我們在溫泉中學門口玩了一會。張敏才先生說：「我們在這多沒有意思，到那去玩？」

包先生說：「我們要求先開飯，吃完好去玩，好不？」

我們多數人說：「贊成。」

張先生又說：「要先吃飯，廚房的飯沒有得，也不成。」

後來張先生說：「去響堂。」又不認識路，要雇驢子，趕驢的非要一毛錢一個鐘頭不可，後來終於給了一毛錢，騎到響堂來回。大家上了驢，潘先生說：「要吃飯了。」沒有人理他，後來他也趕上去了。我們走進響堂玩了一會，回來時人家飯都吃完了。我們趕快吃，又同他們一齊到金山去。他們都走的是山路，本班同學與張敏才先生和她的外甥，一齊依着水走，我們一路走，一路照像片。好容易走到了金山汽水公司。張先生請我們一人喝了一瓶汽水。又買了瓶子裝泉水，又軋了一個蓋子，後來張先生帶我們走錯了路，走到往妙峰山的

路上去了，幸而遇着了人一問，才知道錯了路。後來下去了，他們還沒有走，我們到了金山，照了一張像就走了。到大覺寺去，我們走的慢，一邊走一邊問，我們同張先生走，五年級的同包先生走。

到了大覺寺，我們又同張敏才先生照了幾張像。又買了些東西，就上了汽車。在回來的路上到溫泉又下車進去玩了一會。體育張先生他要把一桶水都喝了，到底沒喝完。及回到學校，才五點多鐘。

魚

張孝沉，六年級。

澄清的水裏，幾條活潑可愛的紅色，黑色的小金魚，自由的游着，沒有其他的東西來阻止牠們的行動。魚缸邊有綠色的青苔，水也發綠了，襯着紅色的魚，更覺得美麗可愛。到冬天把牠放在溫暖的屋子裏，白色透明的玻璃

缸，把牠的影子反映出來，更覺得紅了。

一個很好天氣的正午，天上有幾片白色的雲，圍着太陽，太陽將將的鑽進雲裏去，這時就黑暗了。但是還能去看牠，還是一樣的晃眼。如果扒在魚缸邊看被雲遮住的太陽漸漸的黑暗下來，好像是太陽走似的，其實是雲彩走呢。魚在水裡游，水底反映着太陽，好像是一幅美麗的圖畫似的，好玩極了。

一個可憐的小雞雛

王一民，六年級。

溫柔的陽光，照在這羣活潑的小雞的身上，牠們跳躍着，找尋地上的食物。一個花的找着了一個螞蟻，別的見了，全跑到這花的身旁來搶，結果被一個毛腿的勇敢的黃雞搶去了。別的又離了那花的到這黃雞的身旁來搶了……這真是有意思的生活。我在這裏坐着，也想去到牠們的羣裏去搶，那我一定是勝利的，

可惜我不是隻小雞。在這棵樹的東邊，我看見了一隻灰的小雞，牠的眼睛是閉着的，好像是在那里瞌睡，但是牠的眼睛又睜開了，我知道牠不是疲乏而是有病，我走到牠的身旁，把牠拿在手中，牠並不掙扎，仍然很泰然的在我的手中躺着，我把牠放在那一羣裏，看着牠們，只見那些活潑健壯的小雞全過來啄牠，有的啄牠的腿，有的啄牠的嘴……。

「啊！可憐的雞！」

這是一隻弱小的雞雛，牠沒有能力和這些無理的小雞對抗，牠只有沉默，牠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人可憐牠呢！是的，還有我可憐牠，我不忍看這些小雞欺侮牠，所以另給牠設了一個窠。

啊！不幸，這隻小雞終於在這不平的世界裏長眠了，可憐的東西！這是你的幸福，你已經脫離這惡濁世界了。

桃花時節

王 華，七年級。

我同外祖母表弟等分別已有幾年了。從前小時候在外祖母家裡讀書的種種情形，很深的印在我腦裏。我有時自己還靜靜的坐着回憶。

外祖母家有三四畝地的園子，其中桃樹最多，杏樹也占有一畝多地，至於別的樹却沒有幾棵。

三月初春時節，桃花與杏花均已發出嫩綠的芽，經過一回細雨，再過幾天，花蕾已滿樹，並且有的已經開了。

那時舅舅便叫我同表姐，表哥，表弟，一齊到桃林中找小桃樹。如果誰找到，便移回家裏的小花園中去種。我同表哥每人都有一棵種在外祖母家裏。我的那棵桃樹種了沒有幾天就死了，表哥種的是活了，現在已經長大了。但是表哥呢？他已死了，我每逢回到外祖母家裏，見到那棵花時，便想起表哥。表哥如果知

道他種的桃樹長大了，不知怎樣歡喜呢。

春天又來了，園裏的桃花與杏花，都開滿了全樹，桃花是粉紅的，杏花是白的，在一里外遠遠的便可見到這一片春色。

外祖母家裏的那棵桃樹也盛開着桃花，外祖母一見到他，老淚便撲簌撲簌的落下來，我在旁邊看着，心裏也有些淒然。

老 人

吳敬明，七年級。

天剛亮，一個老人從一間草屋中走出來，走到河邊，伏在地上，就着河水洗他那剛睡醒的眼睛，然後用衣襟擦擦就走到他的田裏去了。那里一隴一隴的麥秧整整齊齊的種在他的五六畝田中，老人自己摸摸鬍子，微微的一笑。是的，他快活，他家裏沒有一個人，妻子在十五年前已死了，老人的兒子十年前也死了，這五六畝打來的糧食也足夠他一年吃了。

他已經打好了主意，他一死，家裏東西給隔壁的老趙，把田賣了，買一口棺材，如果錢有富餘，捐給地方上作公益的事。老人每想到這裏，心裡很舒服。

他慢慢的走，不知不覺的走到桃花村，幾十株桃花正開得很茂盛。

『呵！又是桃花開的時候了。』老人自語的說。他走到一棵桃樹旁，手扶着桃樹，不覺想到渺遠的過去。

那時老人還不像現在這樣的老，無力氣。那時他全然是一個中年人，性子也非常的暴。他的妻死後，唯一安慰他的人就是他的兒子。那時他的兒子不過是十一二歲，活潑潑的正有氣力；他一見他的兒子，便不憂愁了。那時他們家也有一座桃園，桃花開的時候，老人的兒子便張羅去接他的表姐——他姑姑的長女——來，老人也不阻止，因為他也知道他兒子的悶。每年到桃花開的時候，他便趕驢把她接來，她住到端午節前幾個禮拜便回去了。她回去的時候雖然離端午節還遠，但是她却給他做

好了小老虎，還有一串串的櫻子，葫蘆，辣椒。他收起來，預備過端午節帶。

一年，正是老人的兒子十六七歲的時候，她照例的來了，他們仍舊很快樂的玩。他摘了許多桃花，叫她給他編成花圈。日子很快的過去了，她又要走了，在臨別的時候，他說：『明年見，明年桃花開的時候，我接你去。』她說：『明年一定。』他送她出村，一直到看不見她的背影才回來。但是不幸，老人的兒子在那年秋末得了傷寒病死了。

老人想到這裏，眼中充滿了淚，手還扶着桃樹。

『明年桃花開的時候我接你去。』老人似乎聽到這聲音，但回頭一看，他的四圍沒有一個人。

在溫泉中學的第一夜

周謹予，七年級。

從大覺寺騎驢回來，已到吃晚飯的時候了，

我們自稱餓死鬼的便忙跑進飯廳坐下，拿起了饅頭便吃，因為吃的早，所以完的也早。我們趁着天還不很黑，便到外面去散步。我們先在附近走走，不知不覺便走到墳園裡去，雖說不害怕，但是心中總不住的亂跳。我們走着走着，忽然看見樹上掛着一雙小腳鞋，不覺都大叫起來往回跑。這雙鞋給我們一個很不好的印象，所以天剛黑我們便跑回來躺在床上，說呀，笑呀，鬧個不休。我們的寢室裏只有一盞煤油燈，心中很害怕，便想躺下去睡，可是怎麼也睡不着，只聽見未睡的同學鬧。後來有些同學拿瓜子皮往我們被窩裏掖，其中有一個同學拿了瓜子皮往八年級女生床上扔，吳德芬很巧的說：『天女散花。』我們大家都笑了，只有天女臉上紅紅的。

夜深了，大多數的人都睡了，只有幾個人還在吃瓜子。我因為到一個新地方不容易很快的睡着，就聽見外面有一種尖銳的叫聲，我怕極了，出了一身汗。後來陳先生又將燈捻下去了，屋中是陰暗暗的，我剛要睡着，又聽飯廳

那邊有東西叫，又有通通的聲音，遠方尖銳的叫聲這時也聽得更清楚了，我實在怕極了，身上直哆嗦，就把同床的黃瑞賢叫醒，她也非常的怕，陳先生也怕了，便大聲的叫：『李先生，李士茂』。這一來我可吓傻了，不知怎樣才好。後來有一個校役到那邊一看，原來是一隻狗。

後來又有種種的聲音，陳先生又說：『我聽見許多聲音，都不敢說，怕你們害怕。』我們聽了都直擔心，怕狼來吃我們，並希望天快亮，好回家。

鄉村的夜中是多麼害怕呀！下次我可不敢再來了。但是第二天夜裏我睡得非常安穩，第三天又捨不得走了。

在溫泉中學的第一夜

黃瑞賢，七年級。

跑了一天的山，我的兩隻腳被石子磨的有

一種說不出來的難受；腳洗過後，那真是舒服極了。吃晚飯的時候到了，我們好像一羣餓狼，都很快的往飯廳跑去。

肚子滿了，腳也舒服了，我們又跑出來，到一個地方，那里有許多的墳，每個墳上都壓着一張白紙，遠遠的看去，似乎是一個個的人頭，這時太陽的餘光在山後反照着，山峯上似是蒙上一層紫色的薄紗，半輪鉤兒般的新月這時也出來了，似在高高的山頂上站着。我們坐在石頭上，看着南面山上有一簇簇的火球在滾，越滾越大，我們以為是誰家着火了，心中非常的緊張。後來來了一位老農夫，我們問他這是怎麼回事，他說這叫燒荒，就是把山坡上乾草燒去，我們聽了才安心。

天黑了，月兒變成金黃色，慢慢的升到我們頭頂上的天空中，溫柔的春風陣陣吹來，使我們全身感到非常的輕快。村中的狗汪汪的吠着，震破了山中的沈寂，提醒了我們，似乎在說：『天不早了，還不走，不怕狼嗎？』

我們回到寢室，睡在兩張椅子拼成的牀

上，有人還在那里噤哩咕嚕的說，笑，吃，我不管她們，睡我的。不一會兒，我就睡着了。

我正睡得很好時，周謹予把我通醒了，我迷迷糊糊的聽她說：『你聽，狼叫呢！』真的，我也聽見了，聲音是那樣的尖銳，那樣的淒涼，似乎是狼使着尖銳的喉嚨在使勁的哭。啊！那聲音真是刺我的心，使我害怕，難過。寢室中那盞半明不暗的燈更是可怕，火苗突突的，照得那間大寢室也在突突的跳動。室中這時靜極了，陳先生的皮鞋底踏在洋灰地上，發出一種沈重的聲音，使我心裡感到壓迫。可是不大會兒，我又昏昏的睡去了。

哥哥的病

羅佩玉，八年級。

心裏撲登撲登的跳着，我想着今天回家一定又要挨罵了。活該！誰叫你在學校玩得這樣晚，這就是自作自受。我這樣一想，心裏又好笑起來。

担着心輕輕的我推開了房門。啊！使我吃了一大驚，姊姊今天不坐在書桌旁做她的功課，而斜跪在上帝的像前嗚嗚的哭着，我不禁很快的問道：

『姊姊，你怎麼了？』

姊姊只抬頭看了一看我，又低了下去，說：

『哥哥病加重了。』

『什麼？哥哥病加重了？前幾天不是已經好了一點麼？』我懷疑的問。

『……………』

姊姊沒理我。這使我多麼的不明白呀！我

低着頭走出房門去找媽媽，正好玲姊從媽媽房裡出來，她的眼睛哭得紅紅的，手中還拿手帕不住的在擦，我趕上去問她：

『哥哥的病真加重了麼？』

『是的，這也是突然來的事，誰也鬧不明白呢！聽說等不了幾天了，不要進去吵媽媽吧，她正哭得很利害。』

什麼？等不了幾天了？我真不信我的耳朵了。不，一定是剛才聽錯了。我也許是在做夢吧？我希望是做夢。哥哥不會離開我們的，我們是多麼的愛他呀！而且小囡囡——哥哥的小女孩——又是那樣的小，他能忍心丟下嗎？

我慢慢的又走回我們的屋子，不禁也跪在姊姊的旁邊，低低的說：

『主呀！保佑我們的哥哥吧！……………』

眼淚點點的落在我滿身土的衣服上。我哭了，平常我是不信有上帝的，但今天我不覺也跪在他的前面了。

遊 仙 人 洞

蘇翼孫，九年級。

四月六日，是在整個的春季裡熱得最厲害的一天。而就在這一天的午飯後，有人倡議到仙人洞去一遊。

經過一度的紛擾後，這提議被採納了。於是立即組起團體來。但是結果令人很失望；因為在六十多人所組成的旅行團中，只有九個同學贊同。然而不論怎樣，我們仍然是出發了。——雖然有十五里的遙程等待着我們這已經因遊大覺寺而已麻木的腿步行過去。

仙人洞，是在溫泉村以南十五里的一個深洞。據村人說，在這路程中，還有四個山頭是遊人們所必須經過的地方；並且到了洞裏，如果不當心的話，便有粉身碎骨的危險。——奇怪得很，這些話不但不能使我們感到恐懼，却反而成了我們精神上的興奮劑。

在路上，碰到了一個羸體伶仃的黃瘦孩子。我們要他把我們帶到大覺寺，但這是有代價的。

有時走在農家的打麥場上；有時沿着山脚走着山石砌成的山路，一直到路的痕跡漸漸模糊以至於辨不出的時候，便在光滑的清石堆上走；在轉過一個山缺的時候大覺寺便突然的現了出來。

因為處在幽靜的環境裡牠格外顯得古老莊嚴了。

寺裡面，昨天已經去過了，所以沒有進去，只在牠的門口買驢代步。

微風吹起路上的塵土，使人窒息欲死；加上附近燒荒的草的焦味和烟味，也隨風傳來，更是使人不堪。但這却使我們真實的領略了鄉間風味。

行在中途的時候，我們又嚐到了沙漠中生活的「苦」——水的缺乏。幸而在團體裡面，有人攜了一小行軍壺的水，但因掩蓋得不密，已骯髒了。然而骯髒儘管骯髒，却仍然被我們當

做「沙漠中的珍珠」看待。我們互相節制着，非到渴極是不許飲的。後來在路上的大車轍裏遇見了兩股黃流；我們都欣喜着，以為上面一定有泉源在着。那知問起驢夫來以後，才知道是上面煤礦裏面下來的礦水。飽飲的企望是成爲泡影了。然在看見那礦水的漫流以後，除去了牽聯的感到煤礦當局的設計不週以外，并引起了我想到那煤井裏面去作一次參觀的企圖。

經過了長時間的跋涉和飽吸了灰塵以後，驢便在一個危巖上停住了步，因了路途的艱難，我們只得捨騎而行了。

途中有礦師刺探礦苗留下的深洞，和沒有礦層而被炸開的山缺。爲了抄近，我們便上了這條難走的路。

不久，一堵紅牆在望。於是都勝利似的歡呼了起來。

洞口極低，進洞迎面便看見幾尊已被灰塵蔽滿了的塑像，大概是土地山神之類。我很奇怪，裡面爲甚麼光亮。抬起頭來一看，才知道在近頂處，有光綫透射進來。

「洞在那裡？」同學互相猜問，於是引路人——驢夫——指給我們看；在地上的西南角落裡，才見有一個黑得怕人的洞口。

手電筒在這裡失去了牠的效用，畏畏縮縮的只放出淡黃的光。因此只得燃起稻草紮成的火把來；但是洞裏濕氣重得很，不易燃着。爲這事很耽擱了些時候。

此呼彼應的，我們相將的持着火把開始向洞內探步了。依了引路人的話，一味的只靠着右邊走，扶着牆，有時弄出些微的聲響時，便以爲是蛇或其他的爬虫，趕緊把手縮回來。但是後來怕有失足之險，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路是螺旋着下去的，稍帶斜度。裏面冷而且濕，和初冬的天氣差不多。同伴們的呼聲在這樣的空氣裏振蕩得森森可怕，聽了令人毛髮悚然。每人都佝僂着身軀向前輕輕挪步。火把每次劈拍作響，我們便像預防敵人的來襲一樣，都停了步，把火把高高舉起，留心向前看。

到達洞底了。

我安心的站在洞底的黑濕的土上，極目四

關，凡是火光可達的地方，我都見到了。

一個角落裏的石縫中，有水涓涓滴下，瀉到一隻鄉人置放的缸裏，便積滿了冷冷的一缸，於是大家都扶着溢水的缸口，作起牛飲來。

洞的四壁有種種怪狀的突起，有鐘乳石，也有石筍。

當我覺出這裏的寒冷已侵到了我的體內時，我不敢在此地逗留了。

剛出了洞，炎熱又重新加到了身上。就在這惱人的炎熱中，懶懶的上了歸途。

因時間過晚，參觀那煤礦的企圖，不克如願。

小 貓

玉環芳，九年級。

上年初春的時候被人們送來的小貓，現在已經作了四個小貓的母親了。真使人沒有想

到，那隻脆弱而又多病的小花會送給我們四隻小禮物來。

在初春剛展開了牠的懷抱，熱烈的吻抱着這些剛從嚴冬的懷抱裏掙扎出來的人們以及一切的生物的時候，小花漸漸的肥胖了起來，尤其是在腹部已經胖得走不動了。起先在我們弟妹的心裏都在驚奇着小花的發胖，都以爲牠除了每天必有的肝拌飯外，一定在外邊或家裏偷吃了些什麼，不久才知道在牠神祕的肚子裏有四隻小動物在那兒不停的生長着呢。當我們知道了這事以後，都願意在自己零花錢內抽出一點來作爲牠的補品。結果反爲小妹熱烈的請求我們讓牠作這件事，大家才答應她了。小花吃着小妹所給的補品，肚子更一天大似一天，我們的心裏都盼望着那些小動物們降臨。

在一個刮着大風的夜裏小貓終於降臨了。我想在牠們不懂事的心裏，一定感到非常害怕吧，因爲這的確使人害怕，那呼呼的大風好像要將這世界消滅了似的。

小花現在每天早晨不到我的床邊叫我不起床

了，牠也不上房去玩了，牠也不搶小妹的紅皮球了，牠一天到晚就橫臥在小貓們的身邊，眼睛睜着好像正在偷視着人們對小貓的態度；牠的愛兒子的心好像正在牠的內心熱烈的燃燒着，使牠不能離開牠們一步；有時牠非出去不可了，牠才忍心的跳了起來，但是小貓們的叫喚牠像在吸引牠重新躺下似的，我就不得不停留在牠們的周圍了。可憐的母親被牠們弄得連行動都不能自由了，但是我敢說這是牠甘心情願的。

一天下午，我的三叔到我家來了，當他將四隻小貓細細的看過之後，他向我們訂下那隻三色的小花貓，並且囑咐我們不能再給任何人了。那時小花微閉的兩眼猛烈的睜開了，在牠明亮的眼睛裡發出憤怒而又恐怖的光輝，好像牠懂了我們所說的話而在悲切的懇求似的。過後牠又低下了頭舐着牠的小貓們的柔軟的毛，並且緊緊的摟抱着牠們，好像防備着人們的抱取。我看着這種樣子不禁對牠說道『咳！可憐而又無知的小貓們的母親啊！你太愚蠢了，你想你是那麼的弱小，你的力量又敵不過人們的

一個拇指，難道你還能從人們的手裏奪回你的小貓嗎？」小花抱得牠們更緊了，也不知道牠怕人將牠的兒子抱走呢，還是說我太把牠看輕了。

石 榴 花

九年級，文和新。

一棵棵的石榴樹，因為已經到了春天，便都被搬出來了。昨天中午因為很悶，便走到院子裏去看開敗了的丁香花，很不經意的便看見了旁邊的石榴樹。我不怎樣喜歡石榴花，也不愛吃石榴，但是一個奇異的思想逼迫着我在牠們的旁邊看了半天，摸了那硬的枝子，摸了那新生長的綠的嫩葉。我不知怎地便想起了A，想起那頂愛石榴花的A來。

那是在好幾年以前吧，我還是很小，還在小學裏念書的時候，有一個比我大四五歲的溫柔的孩子，她也在那個學校裏念書，命運好像在先便把我們注定是朋友似的，不知道怎麼她

那樣喜歡和我在一起，雖然我們不同班，又不同年歲。

她怎麼和我說話，怎麼和我好的，我還深切的記在我的腦子裏，因為朋友的深情是那樣的不容易從心裏消逝去了呵。

那是在一個很熱的夏天下午，我下完課半天以後，獨自一人跑去打秋千，從微微的搖動裏，使勁的慢慢的蕩得很高，夏天的熱度把我弄得暈了，我累的喘不過氣來，便從高處掉下來了，那時好像麻木了一般，一點也不覺得痛，只是沒有力氣的躺着，這樣的過了一會，我醒過來了，我覺得我全身都在痛，我不禁哭了。從遠處來了一個人，她聽見聲音跑過來了。她只有十四五歲，站在我的面前對我說：「你怎麼了？」我沒有看她一眼便說：「你走開，不用你管。」

她聽了沒有言語，我也沒有再說，在那一霎時，沈默主宰了那整個的院子，主宰了我和她。過了一會，我覺得我的疼痛有點減輕了，便抬起頭來要看看天空，那時我看見剛才和我

說話的人，還靜靜的站在我的旁邊，無來由的憤怒湧上我的心頭，我很沒理的對她說：「你爲什麼還不走開？」忽然我看見她的一對大的眼睛裏，充滿了快要墜出的淚珠，我不覺羞愧而且難過了，我低下頭喃喃的對她說：「你爲什麼要哭呢？我……」她擦乾了眼淚對我說：「你不應當這樣的待我，我的母親剛死不久，我很難過，我不應當再受像你所說的那樣的話。」

我聽了伏在地上痛悔的哭了，我對她說：「我不知道你母親死了，要知道我一定不會說的。」

她說：「不要說了，我們走吧，別人也許都走了。」我試着要爬起來，但是疼痛重新抓住了我，我無力的又躺下了。她伏身來想把我拉起來，忽然她怪叫了一聲，我很怪她，便問她說：「你爲什麼做鬼叫？」她指着我的胳膊和腿說：「你看！我怕呢！」這時我才知道我的胳膊被摔青了，我的腿破了，露出了紅的肉來，正在那里不停的流血。一陣涼氣沁入我的心裏，我的心境忽然變得異常的安靜，我忘記

怕了，只微笑的對她說：「不要緊的，我一點都不疼，就是疼，我也能忍受。」她的面頰漸漸蒼白了起來，她說：「很好。來！我替你包上。」說着便把她包書用的白布撕成了條，替我裹在傷處，鮮紅的血很快的便襯出在那雪白的布上，她恐怖的幾乎全身發抖了。她震顫着嘴唇把我用力拉起，扶着我說：「我們快回家吧，這血是多麼的可怕呵！」我沒有言語，但是從那時起，無言的感謝深刻在我的心的深處，我變得那樣的愛她了。我們做了朋友，而且那樣很奇怪的做了很好的朋友。

在很溫暖的春天時候，各處都開了美麗的花，一天，我去到她家找她玩，正看見她在她們花園裏，在許多開得很茂盛的紅的石榴花下，手裏拿着一朵開謝了的石榴花，似乎在那里很沈悶的默想。無來由的悲戚忽然壓到我的心頭，我不覺感到無限的淒愴。

她看見我，很狂熱的迎接我，但是過了一會，她拿着手裏的紅花，却變得很安靜了。我瞧了一瞧她，對她說：「你母親的像，是那樣

的美，你真像你的母親呢。」這句話，似乎使她重新又追憶起以往的事，她又變的很憂鬱了。但是過了一會，一個很快樂的微笑掠過她的臉，她似乎又高興了，她對我說：「真的，我很像我的母親。」過了一會，她又說：「在她生前，她除了頂喜歡我以外，便是頂喜歡這些石榴花了，她那樣的愛石榴花，真是很奇怪，她不准別人動牠。看見有人動，她便那樣悲哀，似乎有什麼刺痛了她的心那樣哭了。她幾乎天天都站在那些花前面，看看這朵，又看看那朵，我被母親傳染了，我也愛着牠們。每次我拿着石榴花在我手裏時，我便似乎看見我的母親在花的中心，微笑的叫我，使我久已不會找見的快樂又在那裏找見了。你喜歡這些石榴花嗎？我願意你也和我一樣的喜歡。」我沒有言語，只向着滿開着紅花的樹看了幾眼。

兩年的光陰流水般地過去了，我長大了，她長的更大了。她的爸爸得病死去，增加了她的憂鬱，在沒有過多久的時候，她也得病死去了。在她還沒有死去的前幾天，我天天去看望

她，她時常的很悲哀的告訴我一些很神秘的故事，使我很害怕。在她的枕頭旁邊，放着她父親和她母親的像片，她病的很沈重的時候，總是把他們緊緊的按在臉上，低聲的哭。

那時正是石榴花開得很盛的時候，她躺在病牀上，總時常請求我去看看她們園裏的石榴花怎樣了，我對她說：「剪一些放在屋裏吧。」她總是搖搖頭說她捨不得。在最後的一天，在她快要死的時候，她吻了她爸爸的像，媽媽的像，並且吻了我和家人道別以後，便低聲的對我說：「親愛的，你想想我的時候，便在每次開石榴花的時候，多看看那些石榴花吧！」我默默的點頭，正要想和她說些別的話的時候，却看見她的知覺已經變得不像往常一般清楚了，她昏迷得誰也不認識了，以後不多時，她便死去了。

這事隔了有多久，我已完全不記得了，在起先我是異常的悲哀，但到現在隨了日月的流過，我不覺得怎樣悲哀了，只不過有時想起了她，感到無端的哀愁。

現在石榴樹又要開出很好的花來了，我還能再看見石榴花，但是我的朋友呢，我到什麼地方去找她，才能看見她呢？！

隅卿紀念

周 作 人

隅卿去世於今倏忽三個月了。當時我就想寫一篇小文章紀念他，一直沒有能寫，現在雖然也還是寫不出，但是覺得似乎不能再遲下去了。日前遇見叔平，知道隅卿已於上月在寧波安厝，那麼他的體魄便已永久與北平隔絕，真有去者日以疎之懼。陶淵明擬挽歌辭云：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

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何其言之曠達而悲哀耶。恐隅卿亦有此感，我故急急地想寫了此文也。

我與隅卿相識大約在民國十年左右，但直到十四年我擔任了孔德學校中學部的兩班功課，我們纔時常相見。當時係與玄同尹默包辦國文功課，我任作文讀書，曾經給學生講過一部孟子，顏氏家訓，和幾卷東坡尺牘。隅卿則

是總務長的地位，整天坐在他的辦公室裏，又正在替孔德圖書館買書，周圍堆滿了舊書頭本，常在和書賈交涉談判。我們下課後便跑去閑談，雖然知道很妨害他的辦公，可是也總不能改，除我與玄同以外還有王品青君，其時他也在教書，隨後又添上了建功耀辰，聚在一起常常談上大半天。閑談不夠，還要大吃，有時也叫廚房開飯，平常大抵往外邊去要，最普通的是森隆，一亞一，後來又有玉華臺。民十七以後移在宗人府辦公，有一天夏秋之交的晚上，我們幾個人在屋外高臺上喝啤酒汽水談天一直到夜深，說起來大家都還不能忘記，但是光陰荏苒，一年一年地過去，不但如此盛會於今不可復得，就是那時候大家的勇氣與希望也已消滅盡了。

隅卿多年辦孔德學校，費了許多的心，也吃了許多的苦。隅卿是不是老同盟會我不曾問過他，但看他含有多量革命的熱血，這有一半蓋是對於國民黨解放運動的響應，却有一大半或由於對北洋派專制政治的反抗。我們在一起

的幾年裏，看見隅卿好幾期的活動，在「執政」治下有三一八時期與直魯軍時期的悲苦與屈辱，軍警露刃迫脅他退出宗人府，不久連北河沿的校舍也幾被沒收，到了「大元帥」治下好像是疔瘡已經腫透離出毒不遠了，所以減少沈悶而發生期待，覺得黑暗還是壓不死人的。奉軍退出北京的那幾天他又是多麼興奮，親自跑出西直門外去看姍姍其來的山西軍，學校門外的青天白日旗恐怕也是北京城裏最早的一張吧。光明到來了，他回到宗人府去辦起學校來，我們也可以去閑談了幾年。可是北平的情形愈弄愈不行，隅卿於二十年秋休假往南方，接着就是九一八事件，通州密雲成了邊塞，廿二年冬他回北平來專管孔德圖書館，那時復古的濁氣又已瀰漫國中，到了廿四年春他也就與世長辭了。孔德學校的教育方針向來是比較地解放的向前的，在現今的風潮中似乎最難於適應，這是一個難問題，不過隅卿早死一年，不及見他親手苦心經營的學校裏學生要從新男女分了班去讀經做古文，使他比在章士鈞

劉哲時代更爲難過，那也可以說是不幸中之大幸了罷。

隅卿的專門研究是明清的小說戲曲，此外又蒐集四明的明末文獻。未了的這件事是受了清末的民族革命運動的影響，大抵現今的中年人都有過這種經驗，不過表現略有不同，如七先生寫到清乾隆帝必稱曰弘歷亦是其一。因爲這些小說戲曲從來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隅卿自稱曰不登大雅文庫，後來得到一部二十回本的平妖傳，又稱平妖堂主人，嘗複刻書中插畫爲箋紙，大如冊頁，分得一匣，珍惜不敢用，又別有一種畫箋，似刻成未印，今不可得矣。居南方時得話本二冊，題曰雨窗集欵枕集，審定爲清平山堂同型之本，舊藏天一閣者也，因影印行世，請兼士書額云雨窗欵枕室，友人或戲稱之爲雨窗先生。隅卿用功甚勤，所爲札記及考訂甚多，平素過於謙退不肯發表，嘗考馮夢龍事跡著作甚詳備，又抄集遺文成一卷，屢勸其付印亦未允。吾鄉朱君得馮夢龍編山歌十卷，爲童痴二弄之一種，以抄本見示令

寫小序，我草草寫了一篇，併囑隅卿一考證之，隅卿應諾，假抄本去影寫一過，且加丹黃，乃亦未及寫成，惜哉。龍子猷殆亦命薄如紙不亞於袁中郎，竟不得隅卿爲作佳傳以一發其幽光耶。

隅卿行九，故嘗題其札記曰勞久筆記。馮府上的諸位弟兄我都相識，二先生幼漁是國學講習會的同學，民國元年我在浙江教育司的樓上「臥治」的時候他也在那里做視學，認識最早，四先生叔平，五先生季明，七先生太玄居士，也都很熟，隅卿因爲孔德學校的關係，見面的機會所以更特別的多。但是隅卿無論怎樣地熟習，相見還是很客氣地叫啓明先生，這我當初聽了覺得有點局促，後來聽他叫玄同似乎有時也是如此，就漸漸習慣了，這可以見他性情上拘謹的一方面，與喜談諧的另一方面是同樣地很有意思的。今年一月我聽朋友說，隅卿因爲怕血壓高現在戒肉食了，我笑說道，他是老九，這還早呢。但是不到一個月光景，他竟死了。二月十七日藍少鏗先生在東興樓請吃午

飯，在那里遇見隅卿幼漁，下午就一同去看鞭甸，我得了一冊木板的廬畫，此外還有些黃虎痴的湖南風物志與王西莊的練川雜詠等，傍晚便在來薰閣書店作別。聽說那天晚上同了來薰閣主人陳君去看戲，第二天是陰曆上元，他還出去看街上的燈，一直興致很好，到了十九日下午往北京大學去上小說史的課，以腦出血卒。當天夜裏我得到王淑周先生的電話，同豐一僱了汽車到協和醫院去看，已經來不及了。次日大殮時又去一看，二十一日在上官菜園觀音院接三，送去一副挽聯，只有十四個字：

月夜看燈纔一夢，

雨窗欹枕更何人。

中年以後喪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書，少一部就少一部，此意惜難得恰好地達出，挽聯亦只能寫得像一副挽聯就算了。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在北平。

希臘神話

佐治·玖克斯

(四) 姬利尼

在帖薩利地方的山谷間，希僕秀斯的尚武的女兒姬利尼如同山邊的麋鹿一般自由地漫遊着。所有當地的女郎沒有賽過她的美貌，或敵過她的腕臂的力量和足步的健速的。她從不觸動一下織機和紡錘；她也不願參加那些在房子裏邊舉行的酒宴，她的席筵是擺在碧綠的草地上與濃枝密葉的樹下的，並且帶着她的鎗與劍。她毫無恐懼地往來於野獸之間，或者從穴裏把牠們趕出來。

一天她順着柏尼阿斯河的曲廻的兩岸浪遊着；從叢林裏跳出一隻獅子截住她的去路，這時鎗與劍都不在她的手裏，但是姬利尼的心是不知道恐懼的，她赤手與牠搏鬥，終于牠精疲力竭地倒在她的腳下了。她已經得勝了，但這並非無人看見的，因為當她與這怒獅拼鬥時菲

巴斯·阿坡羅就已經在看着這邊女郎了；他立刻叫過在他幼年時代曾指教過他的那智慧的「半人馬怪」開侖來。他說，『從你那黑洞裏走過來，再指教我一次，因為我有一個問題請教你。你瞧那邊那個女郎，與那匹被打得躺在她腳下的獸；告訴我（因為你是聰明的）她是從那里來的，她是那種人，她是誰，她竟能浪遊在這些荒涼的谷中而無恐懼並且不受傷害呢？你說能向她求愛並且得到她不。』開侖凝視着菲巴斯的面孔，他笑道，『開愛情的囚牢是有着些秘密的鑰匙的；但是你為什麼問起我那女郎的名字與種族來，——你還能預知事物的結局和人類子孫所走的道路的人？你是曾經數過春天生出的葉子，和在河岸與海邊為風所揚起的砂粒的，但假如讓我非用我的機巧的聰明來向你較量的話，那麼就請聽我說吧。那女郎已經被愛而且被得了！你正要把她當做你的新娘背負過這黑暗的大海，把她安放在那遙遠的利比亞陸地上的金宮裏去。在那裏她要有一個華富得各種的果子都從地上生出來的家；你的兒

子阿里斯泰阿斯將在那裏誕生，穎慧的侯儂將要在他的唇上傾注神酒和仙丹，因此他得以超出凡人的命運之下。』

菲巴斯·阿坡羅笑道：『開命，你真名不虛傳，在智慧上真是沒有人能勝得過你；現在我就去背負着姬利尼到那將要以她的名爲名的陸地上去，並在那里，在將來的時候，她的孩子們將要建築些大而有威權的城市，他們的名字將要以他們的威力與智慧廣播到各地。』

於是這女郎姬利亞來到了利比亞地方，並且在那里誕生了她的孩子阿里斯泰阿斯，賀米孜把這嬰兒帶到穎慧的侯儂那兒，她賞賜他永生；他住在廣大的利比亞平原，看護他的羣衆，地上生出豐饒的收穫。因爲他蜜蜂釀牠們極甜的蜜；因爲他綿羊生長牠們極柔軟的毛；用爲他穀田裏浮蕩着極豐滿的穀粒，經他手撫培過的葡萄永不生害虫，養在他的牧場裡的牲畜永無疾病。在那地方居住的人都說，『騷擾和戰爭不把如同帶給人類的子孫的一樣的禮物給我們，因此讓我們平平安安地過活吧！』

(靜 亭 譯)

附註：本篇神話的所指，簡言之即如米勒 (Max Müller) 所說的『帖薩利 (Thessaly) 地方的姬利尼 (Kyrene) 城在阿坡羅神護庇之下把一個殖民團送到利比亞 (Libya) 去。』利比亞即指現在的非洲。古希臘管非洲叫做利比亞。阿坡羅請教半人馬怪開命，我想也許是因為非洲在希臘的南方，而人馬座的星正是在南天，由希臘看去正在非洲的上空的緣故吧。

(譯者)

幾個問題的我見

黃 繼 植

這次教育部提出初等教育問題，通令各省市教育機關研究。問題的內容包括課程，教學，設備及行政等四方面共十六題，各題都很重要而切實。北平市社會局又令各小學分區研究。由各區又分發各校，各校將研究結果，報告各區，各區加以整理，呈報社會局，社會局再將各區的意見審查歸納，呈報教育部。教育部便根據各省市的意見以為將來改進初等教育之參考。這種辦法到底能收到多少效果，我們這裏不去推測，但教育當局能注意這問題，總算是好的。本校亦曾將各問題印成表格分發同人發表意見，并召開一個會從事討論。個人初以小小空白的紙無法填寫，只好待開會時作較詳細的敘述，不料開會時并未將

各問題加以討論，而只將各先生填寫的意見交一人整理了事。各先生的意見如何？有無矛盾之點？假如有矛盾，整理人如何解決？整理之結果如何？這些我們都不得而知，無從批評。現就我個人的意見，選擇數題，分別發表于本刊，以就正有趣于斯道的同志們。

一、如何免除教學時間的浪費而使教學的工作緊張。

怎樣算是教學時間的浪費？嚴格的說來，實在沒有標準可以斷定。常常有人誤認教授的材料多，功課進行得快為經濟，否則便是浪費。誠然一個人的知識是越博越好，并獲得越快越好，假如人只是一個簡單的「知囊」的話。然而并不是單純的需要知識的獲得，而同時還更需要思想的發展，良好態度的培養，和使用知識（實行）的習慣與能力的成就。所以我們對於兒童的教學絕不是以多授教材為勝，還須兼顧到兒童的思想，態度，和實行。實在說起來後三者比前者（知識）還要難能而可貴。那末

浪費與經濟的標準究竟怎樣定呢？一位先生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講授教材，兒童在下面一味接受，連思索的時間都沒有，結果只有強記一些死的事實和道理，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這在知識的灌輸方面看來似乎是很經濟了，然在思想上，態度上（即對於功課的興趣，對先生的感情等即 Kirpatrick 所謂附隨的學習）和實行上却又不見得了。反過來說，假如無論大小難易的問題，都費半天的工夫讓兒童去思索，或用種種變戲法式的方法來引起兒童的興味，或處處都以「做」為入手，以致兒童所知者寥寥無幾，那也未免失之于偏。那末，現在的問題就是怎樣可以調和這四方面——知識，思想，態度和實行——而定出一適當的標準來。但是這有教育史以來各家爭論直到現在還無辦法解決的大問題。到底應該給兒童以多少知識呢？完全遵照部定的課程標準嗎？應該給兒童多想的時間呢？同一個問題有的令兒童思想三分鐘，有的令兒童思想五分鐘，後者是否即為浪費呢？良好態度的養成是否為絕對的

必需？實行與知識應以何者爲先？知而不行是什麼緣故，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是不容易答覆的，具體的確定，尤不容易。這似乎全靠教師個人的聰明才智視當前的情形來應付了。

以上是說明所謂教學時間的浪費與否是應從各方面來斷定而又極難斷定的。然而也有幾點比較容易看出來的，如：一，上課時學生不能遵守秩序，教師要費許多時間去維持；二，教師沒有充分的準備，應用的教具物品臨時尋找，或說話無條理系統以致學生疑竇叢生，多所問難；三，教師口才笨拙，本來一兩句話可以說明的，他半天還說不出其所以然；四，學校設備不完全，如模型，標本，儀器，圖表等均可幫助學生理解和印象，常有講解不容易明白的，拿模型一看，即能瞭然，或黑板，板刷，粉筆，以及空氣，光線等均足以影響時間之經濟；五，學生注意力如果不專，發問必較多，且亦足浪費時間；六，上課時間表如果排列不適宜，學生上過體育之後，即上國語或算術等，亦足使其精神不定，不能專心，以致浪

費時間；七，此外教師講解與提示等方法均有極重大之關係。

由上所述，我們應注意的可以概括為下列數點：

1. 教學應兼顧到知識的獲得，思想的發展，良好態度的培養，和實行的能力與習慣的養成四方面。

2. 學生的紀律要有根本的訓練，要養成兒童有「工作時工作，遊戲時遊戲」的習慣。

3. 教師對於教材和教具都要預備充分，說話應有條理系統。

4. 教師的說話能力，固然與先天有關，但若能多多訓練，亦可以進步。

5. 學校的設備要力求完備，不但標本，模型，圖表，儀器要完備，即校舍的光線，通氣，溫度，以及黑板，粉筆，板刷等均須注意。

6. 學生的注意力也要時常予以訓練。教師可以時常參加以有關係有趣味的說話或故事以引起兒童的興趣和注意。（或其他方法亦可）

7. 時間的排列要盡量求其合理，毋使細微肌肉的活動（如國語，算術等）排在粗大肌肉的活動（如體育遊戲等）之後。

8. 教師應常注意學生對講解的反應，而反省自己所用的方法而改良之。

畢業同學消息

(九)

孫 德 志

當我預備寫一點離開孔德以後的縮影，我方記得離開北平，離開孔德已三年有餘了。似水流過去的往事，中學時代歡快的影，又這般清晰的顯在眼前了。

是一九三三年的夏天吧，我考入了國立音專。這是極僥倖的事。那年春假到上海後對於投考什麼學校，簡直沒有主意和相當的把握，家裏面要我到中德醫學校去學產科，這雖是好學業對於我却可怕呢。

由於我友少禮的介紹，我們認識了一位音專的學生，他講了許多關於投考方面的事及音專的內情，這激起了我和貞姐的決心。雖聽了那位音專的學生說：因經費不充足，每年所收的新生額數非常少。心裏面又有些胆怯，但總

比去投考那枯悶的產科學校要好得多。

我們租了一架鋼琴，雖然是炎熱的暑天，琴聲停斷的時間真是很少，貞姐每日機械般的練着 Scales, Bach, Czerny. 我呢，因為要以聲樂 Vocal music 爲主科，也拼命將一本五十練習的 Concone 從頭至尾的練着，就這樣的在沒有先生的指教下我們盲目的賣着氣力。

我們投入音專便是如此的僥倖。

音專是個好學校，像孔德一樣注重學生的個性的。倘使它要拘束人，那麼理論作曲爲主科的諸位同學的作品一定是一個模型裏刻出來的。這樣還堪設想嗎?!

音專的功課雖比普通高中學校的少，但忙也一樣的忙。像音樂史需自己筆記；音學 Acoustics 領略法，也一樣。除外還有心理學，英文，國文，和聲。每日彈鋼琴練聲最少也要兩個鐘頭，有時還要忙着開音樂會。日子彷彿越發過的快了。

音專是學分制。別人問我幾時畢業，總令我口吃。照我想來修滿本科師範的學分還需三

年吧，唉！三年是何等的長呵，然而想想也短的很。

我愛唱歌，我更愛唱孔德時的歌及校歌，它們能令我墜到一種冥想；憶舊，追戀的狀況中，並且在它們當中我們得到無上的心的安慰。

「你永是青春的花園，

你永是美麗的王國，」這動人的旋律 Melody 每當唱出時總感到異常的悽惋。如今離了那青春的花園，那美麗的王國已兩年有餘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

試作於滬西。

(十)

孫 德 貞

在學校開始上課後一星期吧？厚休假日回來告訴我們一個這樣的消息：『說要組織留滬孔德同學會呢！』我們聽了十分高興，雖說同學會是很通常的事，但像這樣的組織，同一地方能重聚了這許多的舊同學，總覺是意外的幸事呵！光陰真快，離開了孔德又是兩三年，想

都不容人想的就這般過去了。我不記得我們怎樣突然跑到南方來的，當然不是爲了讀書的事，這大概是國家遭遇了多災多變的原故吧！我們竟這樣的在時局恐慌中決意的離開了北平。

來到這竟像鄉下人初進了城，樓屋的高聳，街市的繁華，一切都使我們感到新奇，而且在這人地生疎的地方想到究竟進什麼學校的事更是茫無所知。

這是那年暑假後，當一切都有了規律，我和志妹便進了一個音樂學校。這學校地方的大小恐怕還沒有孔德的四分之一，但學校的設備却還算完善，先生們都十分和藹，教音樂一方面的教員多數都是俄國人。學生總數只有一百多個，平常能見的却只三四十人，這固然因爲學校地方太小不能多收學生，一方面也因爲學校分選科，正科，特選的原故，所以平常能相處一塊的只是正科生，其餘如選科，特選的同學除偶而看見他們手中拿着琴譜從院中經過去上Piano or Violin外，幾乎是沒有機會碰到的。

因爲地方狹小，普通課只用兩三個教室來輪流使用，時間上不免就延到很遲，這一點似乎使學生感到不適宜。每天都要在六點鐘下課，但中間的時間常時空着很多，若離校很近的學生便都回家，到時候再來。但較遠些的學生便只有在校院中圖書室或是練琴室作些自己要做的工作，或相聚幾個同學一齊玩玩，要一直等到六點後才能回去。

同學會要每人寫自己的近況，爲了遵守紀律都不能不寫一些，但不能詳盡的述出自己的近況，這到是感到十分抱愧的事。

三月四日黃昏。

